

重走唐诗里的人生路 杜甫篇（4）

765年，杜甫辞别蓉城，离开生活五年多的四川，踏上了回乡之路。他的客船，沿着他所敬重的兄长李白年轻时的出川路线，由北而南，自西向东。杜甫没料到，在夔州（今重庆奉节）小城，他又住了一年另十个月，“丛菊两开他日泪，孤舟一系故园心”。

768年正月，杜甫与弟弟杜观相约在江陵（今湖北荆州）相会，一俟战乱平息，即从荆襄大道北返。杜甫把自己亲手打理的四十亩果园和草堂送给了朋友，随即买舟东下，奔向湖北。

是的，羁旅即将结束了。这是杜甫人生中最后的三年。这个命运多舛的诗人，在漂泊流离中依然担心关中时局，同情赍人戍卒，依然是那个忧国忧民的诗圣。

唐代宗大历五年（770年）秋冬之际，杜甫的客船漂荡在洞庭湖上。如同一朵烛火被风雨浇灭的前夕，忍不住用最后的闪烁抚慰自身一样，杜甫在客船上完成了生命的绝唱——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》。

《旧唐书》等史书说杜甫饿死于耒阳，但我更相信另一种说法——他是在洞庭湖的孤舟上合上了一生的倦眼。

1200多年过去了，当我分别于盛夏和深秋两度来到洞庭湖时，要么，我看到浩荡的湖水奔涌翻腾，不知疲倦地扑打着堤岸；要么，我看到水落石出，瘦长的芦苇在风中摇摆，如雪的芦花，被下山的夕阳染成一片不真实的绯红。

时过境迁，没有人知道诗圣最后的客船到底停泊在哪里。仅仅记得，他迈向人生尽头的履痕，从锦江出发，最终留在了湖湘大地。



长沙城曾经见证了诗圣晚年的失意与彷徨

江陵半年

羁旅知交态，淹留见俗情

769年，杜甫度过了他人生中最寒冷的冬天——以后，再不会有寒冷，也不会有冬天了。

那个冬天，地处南方，原本温暖的潭州（今湖南长沙）总是下雪，大雪一场接一场，杜甫想用酒精温暖自己，却是囊中羞涩。想向店家赊酒，亦未如愿，只好枯坐家中——杜甫的家，是一只雇来的客船。杜甫的最后几天，大抵在船上度过。

意味深长的是，对晚年静好岁月的规划，也是从一条客船开始的。话题得从杜甫的弟弟杜观说起。

杜甫有四个弟弟，即杜颖、杜观、杜丰和杜占，五兄弟成年后天各一方，音问常断。每念及此，杜甫未尝不感叹：“有弟皆分散，无家问死生”“十年朝夕泪，衣袖不曾干”。四个弟弟里，杜占后来跟随他自秦州逃向成都并居川中。杜甫离川时，杜占可能并未随行，但到底留在了成都，还是去了它处，史料语焉不详。有一种说法，成都华阳一带的杜姓，就是杜占后裔。杜颖和杜观长期流落山东，杜丰则“独在江左，近三四载寂无消息”。

客居夔州时，杜观忽然给杜甫来信，随后来到了夔州。兄弟俩约定，杜观返回蓝田接家小，尔后在江陵与杜甫相会。江陵地处长江之滨，又距长江支流汉水不远，是由荆楚通往关中的要津。因此，当关中又一次陷入战乱，而回关中的愿望无法实现时，杜甫希望和弟弟一起，暂居江陵，一俟战乱平息，就可从荆襄大道北返。

于是，杜甫把亲手打理的四十亩果园和草堂都送给了一个他称为“南卿兄”的朋友，并于768年正月买舟东下。在前往江陵的客

船上，杜甫想象自己的晚岁生活：在江陵暂居一阵，待时局稳定，即返北方，与兄弟们团聚，从此，像隐居杜陵的蒋诩和隐居东陵的邵平那样，不问世事，唯与兄弟们杯酒相娱。

杜甫与杜观约定暂住江陵，除了江陵地处荆襄大道，交通方便外，还有另一个重要原因，那就是杜甫的堂弟杜位，在荆南节度使兼江陵尹卫伯玉手下任行军司马。至于卫伯玉本人，也与杜甫系旧交。期望得到杜位和卫伯玉的照顾，乃是杜甫卜居江陵的题中之义。

768年暮春的一场细雨里，杜甫一家冒雨走进了杜位宅邸。接下来半年，《杜甫全集》真实地反映了诗圣的生活。那些看题目即可知是应酬文字的诗作表明，因为卫伯玉，也因为杜位，江陵官场对曾做过左拾遗的“著名诗人”上请下迎，而杜甫也拖着老病之躯四处应酬。除了酒桌上推杯换盏，还少不了写一些应景的奉迎文字。

然而，深秋时节，杜甫决定离开。他的一首五律透露了离开的原因：“羁旅知交态，淹留见俗情。衰颜聊自哂，小吏最相轻”——诗人做客既久，长期寄人篱下，故而对人情世故特别敏感。他所依靠的那些人，或许出于礼节，或许出于其他原因，对诗人多少保持着一份或真或假的尊重。但他们手下那些察言观色的小吏，却往往对诗人不恭不敬。其间的尴尬与恼火，恰如杜甫另一首诗痛陈的那样：“苦摇求食尾，常曝报恩腮。结舌防谗柄，探肠有祸胎”。

窃以为，杜甫的一生，几乎就是寄人篱下的一生。只不过，有时从这道篱跳到那道篱而已。篱不同，坎坷的命运与凉薄的世态却始终一致。

优秀的作品之一。

昔闻洞庭水，今上岳阳楼。

吴楚东南坼，乾坤日夜浮。

亲朋无一字，老病有孤舟。

戎马关山北，凭轩涕泗流。

如今的岳阳楼景区，与杜甫相关的，除了这首诗，还有湖畔一座小小的亭子，以及亭子里用玻璃罩着的一块石碑。石刻的碑文终会湮没，木石的亭子也终将倒塌，唯有方块字写就的诗篇，融进了后世读者的滚滚血脉。

从锦江到湘江

重走杜甫晚岁漂泊路



入冬后，候鸟南飞抵达洞庭湖

湘江漂泊

漠漠旧京远，迟迟归路赊

洞庭湖是湘江的终点。因此，杜甫离开岳阳后的行踪，便与日夜北流的湘江纠结在一起。

杜甫在江陵被小吏所轻，现在，他想去衡州（今湖南衡阳）投奔一位青年时订交的老友——湖南观察使韦之晋。

沿着湘江，我一路寻访诗圣的漂泊之路。时光荏苒，一梦千年，大多数地方，不仅遗迹早就消失，甚至就连地名也已改变，至多留下方志里的简略文字或是后人修造的纪念性建筑。

白沙驿是杜甫当年泊舟的地方，如今，它叫营田镇。湘江由南向北，从镇子东边流过。码头上，停靠着不少船只，以货船和挖沙船为主。杜甫的泊舟之处，大概就在左近。那是一个初春的黄昏，杜甫自洞庭湖、青草湖而来，连日不见人烟，荒郊野岭中的白沙驿，对他是一种淡淡的安慰。他看见湖边的大堤上春草初萌，月亮从东边升起，照着烟波淡扫的水面。

不过，今天的白沙驿，或者说营田，已经找不到任何与杜甫相关的东西了。营田既是一个镇，又是岳阳下辖的屈原管理区机关驻地，所以，当地人常把营田叫作屈原。镇上，到处可见与屈原相关的名称：屈原中学、屈原小学、屈原法院、屈原医院——原来，营田位于湘江和汨罗江之间，而被余光中称为“蓝墨水上游”的汨罗江，众所周知，它是屈原自尽处。距营田只有十多公里的江畔，建有纪念屈原的屈子祠。

杜诗中，有一首题为《祠南夕望》。有人认为，杜甫写的是湘夫人祠，也有人通过诗中提到和屈原有关的山鬼，认为是屈原祠。不过，无论如何，我如今看到的屈子祠，都不是杜甫看到的那一座。它们一建于汉，一建于清。当年，差不多穷途末路的诗圣行经屈子祠时，想想这位同样报国无门的先贤，他心里到底是多了一分宽慰，还是添了一分忧伤？

营田上游的乔口，比营田更小。不过，从杜甫的唐朝到今天，它一直叫乔口——乔江在这里注入湘江，故而得名。

我在一条叫古正街的老街上，看到了杜甫客棧的店招。走进杜甫客棧附近的小巷，有一家杜甫茶亭。过了杜甫茶亭，小巷尽头有一座亭子，名曰杜甫亭。杜甫亭里，竖了几块碑，连同亭基的石壁上，都刻着杜诗。亭子外，有一条长廊，长廊下，是用木头搭建的小广场，广场上空无一人。长廊外，一池湖水清碧。湖东，便是杜甫泊舟的乔江。

到达乔口时，春色已深，树木开花，群蜂飞舞，燕子忙着啄泥筑巢，春意盎然，日落时却冷风萧萧。杜甫感慨自己本想回长安，谁知道现在却背道而驰，“漠漠旧京远，迟迟归路赊。”

杜甫亭附近的另一条巷子里，坐落着始建于宋朝的乔江书院。书院里，附有小小的三贤祠。三尊像立于大堂，乃是：屈原、贾谊、杜甫。书院空无一人，老旧的板壁散发出一股霉味，像一本尘封已久的线装书。三位中国文化史上的著名人物，怀着相同的致君尧舜上的理想，理想却带给他们各不相同的灾难，用杜甫的话来说，乃是“怅望千秋一洒泪，萧条异代不同时”。



乔江边的杜甫亭 聂作平供图

系舟长沙

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

乔口下游是荆湘重镇潭州。杜甫在这里短暂停留，他登岳麓山，造访道林寺和麓山寺——至于今天已成长沙地标的岳麓书院，杜甫时代，它还在孕育中。

如同三贤祠把屈原、贾谊和杜甫并列一样，很显然，当毕生不得志的杜甫漂泊湖湘大地时，他最容易想到的古人就是命运相似的屈原和贾谊。贾谊曾贬长沙，他在长沙的故居，据记载，自西汉到当代，已重修六十四次。毫无悬念地，杜甫前往贾谊故居凭吊并作诗：“贾傅才未有，褚公书绝伦。高名前后事，回首一伤神。”

古人总是怀念古人的人——与他们命运相近的人，遭遇相似的人，理想相仿的人——这种不绝如缕的怀念，既是一种苍凉的自励，也是吾道不孤的坚持和倔强。

命运对杜甫异常残酷。当他千里迢迢来到衡州时才得知：韦之晋已调潭州——很可能，他们的客船就在湘江的某一方水域擦肩而过。杜甫滞留衡州期间，更大的噩耗传来：韦之晋去世了。

杜甫只得得快而返，再次系舟潭州。种种迹象表明，从769年夏天到770年四月，足足大半年时间里，杜甫一直寓居长沙。他的寓所，就是那条泊于湘江的木船。他的诗作，既描写过从船上看到春花盛开，燕子飞来舟中，也感叹过船居难以忍受暑热。此外，他还在船上接待过不少朋友。

朋友中，有一个充满传奇色彩，即苏

涣。苏涣系四川眉山人，少时尚武，经常抢劫商旅，后来幡然醒悟，折节读书，中进士，任御史。彼时苏涣也在潭州，有一天他坐着轿子来到江边，找到杜甫的客船，慕名拜访。杜甫听他背诵了近作，赞赏其“才力素壮，词句动人”。杜甫写了一首诗赠送苏涣——诗的题目是杜甫所有作品中最长的，将近一百字。杜甫赞扬苏涣的作品超越了建安七子，足以与四川最著名的两个文人，即扬雄和司马相如并驾齐驱。

后来，苏涣到岭南投奔哥舒晃，杜甫写给时在岭南的裴虹的诗中，要裴虹向苏涣致意，并对他寄托厚望：致君尧舜付公等，早据要路思捐躯。但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，文武全才的苏涣后来竟煽动哥舒晃造反，两人均被朝廷诛杀。当然，这是杜甫不知道的了——那时他已去世数年。

在潭州与杜甫相会的，除了苏涣这个新知，还有一个曾经飞黄腾达的旧交，即李龟年。

唐玄宗时代，李龟年及兄弟李彭年、李鹤年均系名噪一时的宫廷音乐家，深受玄宗赏识。在长安时，杜甫与他有过交往。安史之乱后，玄宗幸蜀，李龟年流落江南。不承想，两位昔年名噪京华的大师，竟在如此的失意与彷徨中邂逅。杜甫写下的那首诗，也成为后人传诵的名篇：

岐王宅里寻常见，崔九堂前几度闻。

正是江南好风景，落花时节又逢君。



Focus 聚焦

12
成都日报



2023年11月24日
星期五

洞庭烟波

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

这个暮春是伤感的，也是离乱的。春末，湖南兵马使臧玠造反，杀害了湖南观察使崔瓘（苏涣本是崔瓘部下，崔被杀，他才前往岭南）。潭州沦为兵火之地，杜甫唯有离开。他又一次溯江南行——这一次，他想去郴州投奔他的远亲崔伟——杜甫的母亲崔氏，与崔伟是一个大家族的。算起来，杜甫要叫他舅舅。

从潭州到郴州，必经衡州。在衡州，杜甫的客船由湘江进入耒水。今天的耒水东岸，有一座叫新市的古镇，曾是新城县治，已有1500年历史。770年夏天——这是诗圣的最后一个夏天，他的生命行将进入终点——杜甫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困在了新市。那时，新市叫方田驿。

杜甫晚年的穷愁与潦倒，至此极矣：洪水太大，他的船无法行驶，周边没有买米购物的集镇或人家。全家人困在船上，饿着肚子，望着汹涌的洪水发愁、发呆、发昏。好些天后，耒阳聂县令闻知，派人送来牛肉和酒——因此，有一种说法是饿了几天的诗圣大块吃肉，大碗喝酒，终至饿死——也却暴饮暴食而暴死。包括《旧唐书》在内的一批史书都持此说。作为对这种说法的支持，耒阳一中校园里，有一座杜甫墓。

但是，通过杜甫诗作和另一些史料，庶几可以断定：杜甫并没有死于耒阳，醉死或饿死均属于虚乌有。聂县令解围后，不知是洪水未退还是其他原因，总之杜甫不再去郴州，他又折回潭州——这是他第三次泊舟潭州城下。

今天，湘江从长沙流过，将城市一剖为二，河东为老城区，河西为新城区。老城区的湘江岸，耸立着一座四层仿唐建筑，这就是前些年为纪念杜甫流寓而建的江阁。站在阁楼上，凭栏远眺，宽阔深碧的湘江对岸，就是人文荟萃的岳麓山。

第三次来潭州，杜甫系舟于离江阁不到一公里的小西门，恰好与他曾拜访过的贾谊故居近在咫尺。长沙是著名火炉，夏天极为炎热，长年累月的船居后，病骨支离的杜甫身体更差了。病中杜甫想念一种唐人称为“雕胡饭”的食物，是用菰（江南称为茭白）的籽实做成的饭——“长夏想为情。滑忆雕胡饭”，然而“客子庖厨薄”，这一小小的愿望无从实现。

770年秋冬之际，天气转凉，杜甫决定离开——离开潭州，离开荆楚，离开南方。此时的他只想回家，死在故乡的土地上。在安土重迁的古人眼里，客死异乡乃是人生最大的不幸，甚至超过了不幸本身。

于是，杜甫又一次看到了烟波浩渺的洞庭湖。风急天高，水阔云低，“飘飘何所似，天地一沙鸥”。杜甫以一首五律作别湖南亲友。诗中，他再一次自怜、自伤、自挽：途穷那免哭，身老不禁愁……北归冲雨雪，谁悯敝貂裘……

也许过了数天，也许过了十天半月，洞庭湖靠近岳阳的某一片水域，老病无依的杜甫终于远远地合上了倦眼。从此，不再有疾病，不再有漂泊，不再有冷眼，不再有辛酸。无论是致君尧舜上的高蹈理想，还是朝扣富儿门、暮随肥马尘的残酷现实，都成为诗行澆铸的记忆。

这记忆，是一瞬，也是一生。

我在初秋的一个下午来到平江小田村，在一处竹林后面是杜甫祠。比杜甫小六十七岁的唐代诗人元镇，在杜甫死后四十年，应杜甫之孙杜嗣业之请为杜甫撰写的墓志中说，杜甫“扁舟下荆楚间，竟以寓卒，旅殡岳阳。享年五十有九。”这个旅殡之地，就是小田村杜甫祠。

杜甫有三个儿子，除了小儿子在同谷饿死外，另两个长大成人，长曰宗文，次曰宗武。杜甫去世后，家人继续漂泊——可以想象，他们的日子更加栖惶，一直要等到四十三年后，宗武的儿子嗣业才终于有能力把祖父的遗骸运回河南，安葬于偃师首阳山下。至此，诗圣终于魂归故里。

走出小田村杜甫祠，天色昏黄，冷风凄凄，近旁花草带雨，远处竹树摇曳，一如后来者的追怀与惆怅，千年不绝。

本版撰文 晚舟 图除署名外均据新华社

本版稿件未经授权严禁转载

主编：蒲薇 责任编辑：陶令 美术编辑：胥建英



洞庭湖畔岳阳楼，杜甫曾在此吟出平生最优秀的作品之一